

# 美国圣母大学阿拉伯语与中东研究教授郭黎： 追寻“活的”阿拉伯语文学的历史印迹（下篇）

采访/邱轶皓

**文汇报：**您长期生活在美国，又活跃于西方的阿拉伯—中东文化研究的核心群体中，请您介绍一下西方的阿拉伯语研究重镇、它们各自的风格及代表性学者。

**郭黎：**我只能局限于我更熟悉的美国学术界作较浅层次的回答。

首先我澄清几个术语：(1) 殖民时代地理术语“近东”和“中东”是指同一地区，但前者是美国人使用的，后者是英国人使用的。此外，在美国学术界，“近东研究”代表中世纪与前现代时期，而“中东研究”则指的是现代，而在欧洲学术界则没有这样的区分。(2)“阿拉伯研究”或更常见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是近东研究中的一个子领域的广义名称。作为学术课程，它通常设置在近东语言与文明系或近东研究系内（如密歇根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它很少会是一个系的名字（乔治敦的“阿拉伯研究系”也许是个例外，最近更名为“阿拉伯—伊斯兰研究系”）。在较小的大学里，阿拉伯语课程常常设置在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等系中。在圣母大学（和南加州大学），阿拉伯语课程则是在古典系。也有一些重叠，但它是经过有意安排的。例如，在一些主要大学中，“伊斯兰研究”项目也可以在宗教研究系（或神学院）中找到，而同时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内也有“阿拉伯—伊斯兰研究”的项目。

当谈到美国阿拉伯—中东文化研究的学术强校时，我们常常会想到有着悠久近东研究历史的精英大学。总的来说，这些大学的阿拉伯语研究课程是以欧洲东方研究为模板的，特别是英国学派的汉密尔顿·吉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与哈佛大学）与伯纳德·刘易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更以历史研究为导向，而奥地利—德国学派的冯·格鲁内鲍姆（芝加哥大学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伊斯兰教研究）、西格·博纳巴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语文学研究）、弗朗茨·罗森塔尔（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耶鲁大学）与约瑟夫·沙赫特（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斯兰教法研究）则更以语文学为中心。上述均是美国阿拉伯研究的创始人。

在老一辈阿拉伯研究者的掌舵下，几代学生得到了训练，其中的许多人自己成了老师，接过了老师递给他们的火炬。然而，随着近期的老一辈研究者的退休（如耶鲁大学的古塔斯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现代文学的罗杰斯）与去世（如哈佛大学研究古典文学的沃夫哈特·海因里希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学的皮埃尔·卡夏）以及人事上的变动，许多重要的研究课程正处在转变过程中。美国阿拉伯学界的图景正在发生变化，而课程的声音也是如此，因其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在学术上的卓越表现。我简单地介绍每个课程及其著名之处。我的列表是基于我自己的认知的，故远非全面（见右）。

**文汇报：**西方阿拉伯语研究的繁荣，和其境内生活的相当数量的阿拉伯裔移民有着相当联系，而同属闪语系的犹太裔，以及宗教信仰不同的阿拉伯裔基督徒中也是人才辈出。不同的族裔和文化，对学者的学术取向、研究风格有什么影响？

**郭黎：**第一批在西方精英大学中担任教授职位的阿拉伯人是阿拉伯基督徒，如菲利普·希提（普林斯顿大学）和阿尔伯特·霍拉尼（牛津大学），两者都写下了关于阿拉伯人与阿拉伯社会历史的权威著作。他们都出生在黎凡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那里接受英国殖民和美国教会学校的系统性教育，并在欧洲完成研究生学习。这似乎是第一代在西方大学人文科学领域内工作的阿拉伯学者的一个普遍概况。他们都受过英国史学方法的训练，同时精



合赞汗的出巡

通自己的阿拉伯文化遗产。研究中世纪伊斯兰人文主义的乔治·麦格迪斯（宾夕法尼亚大学）与阿拉伯科学史的专家乔治·萨利巴（哥伦比亚大学）也是类似人物。

至于今天仍在工作的阿拉伯基督徒学者，除了传统的经由黎凡特基督教新教机构培养出来的群体之外，埃及科普特人也值得一提。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主要研究科普特教会的历史和埃及的历史，他们中有一人因其成就脱颖而出，即艾伦·米哈伊尔。他之前负责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过系统训练后成了奥斯曼历史学家，现在在耶鲁大学任教。艾伦·米哈伊尔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东环境史的获奖书籍。他的工作被广泛称赞为开创性的。与大多数埃及裔奥斯曼历史学家不同，他广泛地使用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档案资

## 美国阿拉伯学界图景

### ◆东海岸：

哈佛大学：思想史、古典文学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史、伊斯兰研究

耶鲁大学：思想史、希腊—阿拉伯、古典文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代文学、伊斯兰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教法、文学、现代阿拉伯研究

纽约大学：伊斯兰教法、古典文学（纽约大学阿布扎比研究所也值得一提，它有雄心勃勃的阿拉伯文学系列丛书计划，旨在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出版所有主要著作）

乔治敦大学：现代阿拉伯研究、社会语言学、古典诗歌

### ◆中西部地区：

芝加哥大学：早期伊斯兰教、伊斯兰思

想、古典诗歌

密歇根大学：社会史、伊斯兰研究、文学

### ◆西海岸：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阿拉伯语研究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伯克利分校因其在社会历史、通俗文学和比较文学（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西班牙语诗歌）方面的成就而出名，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则因其在早期伊斯兰教和古典阿拉伯文学的成就而闻名。然而，加州大学的系统受到经费削减和管理不善的严重困扰。据我所知，其阿拉伯语的项目面临着一些困难。

在语言教育学和社会语言学方面，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埃默里大学、杨百翰大学和明德学院也都值得一提。

料。他的研究重点并不像其科普特同胞那样，仅限于对科普特人以及埃及科普特教会历史的特殊兴趣。

谈到少数族群的研究兴趣和倾向时，还必须提到什叶派穆斯林学者。据我的观察，他们倾向于关注中东思想史中理性方面的主题，如哲学和科学史，而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因为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对什叶派及其分支伊斯玛仪派有着深远的影响。（向听众解释此特点的一个简单的方式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所持的相反立场，即正统逊尼派传统上强调教法和“被传授的”知识，而什叶派则强调“获得并证实的”真理主张，而这是获得天启的另一种方法。两派不同立场背后的政治主张非常明确）我举个例子吧，穆赫辛·马赫迪（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任教）是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他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AUB）和芝加哥大学接受教育，他写作过有关法拉比（al-Farabi，卒于公元951年）和铿迭（约公元801年至873年）这两位最早的阿拉伯哲学家的论文。这一趋势似乎仍在继续，因为许多什叶派背景的阿拉伯学生和他们的非阿拉伯什叶派同侪一样，倾向于在他们所定义的“思想史”范围内写论文，与此同时逊尼派的学生倾向于关注宗教本身教法。当然，上述是我非常简单且笼统的观察。

谈到贝鲁特美国大学（AUB），我还应该提到开罗美国大学（AUC），它们是年轻阿

拉伯学者和未来领导人的培训基地，不论其是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还是任一教派的基督徒，他们都可进入这两所大学，先在开罗和贝鲁特接受良好的教育，随后进入美国和欧洲的高等项目，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些阿拉伯裔移民的兴趣和方法与其领域本身一样多样化。

那么逊尼派穆斯林学者呢？毕竟他们仍然是中东国家阿拉伯研究的中流砥柱（当开罗美国大学的阿拉伯教师分裂为逊尼和科普特两派时，没有任何什叶派穆斯林在贝鲁特美国大学阿语系中获得教职），在美国学界则愈发如此。

与在欧洲接受教育的老一代阿拉伯基督徒学者不同，许多阿拉伯逊尼派精英在美式教育体系中接受训练。历史学家塔里夫·哈立迪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其博士学位（Tarif Khalidi，原先在剑桥大学，现在在贝鲁特美国大学），而他的侄子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曾在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师从霍拉尼教授）接受教育，现在则是中东现代历史教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萨义德讲座教授”（Edward Said Chair）头衔的首位拥有者。叔侄两人来自一个传奇的巴勒斯坦逊尼派学者家族，该家族在耶路撒冷的家族图书馆藏有大量珍贵书籍和手稿。

说到一流的逊尼派穆斯林